

韓
非
子
集
解

韓非子集解卷第八

長沙王先慎

說林下第二十三

觀行第二十四

安危第二十五

守道第二十六

用人第二十七

功名第二十八

大體第二十九

說林下第二十三

顧廣圻曰藏本連前爲卷非

伯樂教二人相踉馬相與之簡子廐觀馬一人舉踉馬其一人

舉踉馬其一人

顧廣圻曰今本無此六字按有者衍也先慎曰此六字當在下文自以爲失相上上行此字

其猶之也古人其之通用呂氏春秋音初篇注云之其也之可訓爲其其亦可訓爲之舉踉馬其一人卽謂舉踉馬之一人因傳寫誤衍此字又不知其之同義故移於上以爲疊句趙本知其誤而不知其所以誤遂刪此六字耳蓋一人舉踉馬一人自後循撫而馬不踉故舉踉馬之一人自以爲失相而自後循撫之一人解之曰子非失相也文字極爲從順一經譌誤遂不可

讀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踞此自以爲失相其一人曰

子非失相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顧廣圻云今本人下有曰字今據補此其爲馬也踧肩

而腫膝夫踧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子

巧於相踧馬而拙於任腫膝

顧廣圻曰乾道本任下有在腫

俞樾曰乾道本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於相踧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夫踧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踧馬而拙於任腫膝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爲踧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不可任是巧於相踧馬而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是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先慎曰趙本任下無在字是誤以在字爲衍文而不知衍任字也又無而不任拙於腫膝七字與俞說合今據刪夫事有所必歸而以有所不完疑有脫文腫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獨知也惠子

曰置猿於桺中則與豚同。先慎曰意林桺中二字作檻故勢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見於奧。先慎曰

各本無見字御覽一百八十八引身下有見字今據補說文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謂藏室之尊處也已處於尊客坐於旁故文子以爲侮而不敬也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爲君子也君子

安可毋敬也以我爲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僂命也

烏有朋朋者。盧文弨曰文選阮嗣宗詠懷詩周周尚銜羽李善注引此亦作周周顧廣圻曰朋周同字集韻又

云朋弱羽者卽此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其羽而飲之

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趙用賢曰疑有脫文

鱣似蛇。先慎曰鱣卽鱣段字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

持鱣。先慎曰事類賦二十九引持作取下七術篇作握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諸

。先慎曰事類賦賁諸作賁育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驚馬以千里之

馬時一有

。先慎曰各本無以字有字藝文類聚九十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並有以字有字今據增

其利

緩驚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孫詒讓曰此

所引蓋逸周書佚文淮南子汜論訓云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高注用可否相濟也常謂君常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兩文同出一原而意指皆不甚明晰以高說推之似謂上言而下用之者爲事之常下言而上用之者則爲權時暫用權與常相對爲文故文子道德篇亦云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卽隱襲淮南書語蓋尙得其指此云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惑古字與或通用或亦不常用之言與淮南子文子言權畧同韓子引之者以况千里馬時一其利緩猶下言上用之不可爲常耳

桓赫曰

。顧廣圻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

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

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爲其後

可復者也則事寡敗矣。

先慎曰乾道本後作不盧文昭云不字衍先慎案張榜本不作後今從之

崇侯惡來知不適紂之誅也。

先慎曰書大傳一注適得也

而不見武王之滅

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

惡來知心而不知事。

先慎曰二人窺見紂心之喜怒而不明國事廢與

比干子胥知事

而不知心。

先慎曰二人能料國事之成敗而不知己之生死

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宰

三坐乎。

顧廣圻曰三讀爲參高誘注戰國策云參三人竝也

不然將不免季子因說以

貴主而輕國。

顧廣圻曰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卽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

而無惡於太宰矣。

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

知而吠之楊布怒將擊之楊朱曰子毋擊也子亦猶是曩者使

女狗白而往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

惠子曰羿執鞅持杆

王引之曰鞅爲馬頸韉非射所用鞅當爲決決誤爲決後人因改爲鞅耳決謂韉

也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也杆謂韉也或謂之拾或謂之遂著於左臂所以杆弦也故曰執決持杆操弓關機衛風其蘭篇童子佩鞅毛傳曰鞅決也小雅車攻篇決拾既飲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周官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箛矰戈挾拾鄭注引鄭司農云挾謂引弦彊也拾謂韉杆也鄉射禮袒決遂鄭注曰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遂射韉也以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內則曰右佩決捍賈子操弓闔春秋篇曰丈夫釋決軒挾決竝與決同捍軒竝與杆同操弓闔

機越人爭爲持的弱子杆弓慈母入室閉戶

王引之曰杆弓當作杆弓杆字從

于不從干杆弓引弓也說文弋滿弓有所嚮也字或作杆大荒南經有人方杆弓射黃蛇郭注曰杆挽也音紆呂氏春秋壅塞篇杆弓而射之高注曰杆引也淮南原道篇射者杆鳥號之弓高注曰杆張也弱子杆弓則矢必妄發故慈母入室閉戶若作杆禦之杆則義不可通

則慈母逃弱子

維南杆字皆誤杆惟山音也

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

先慎曰說文涯下云山邊也又崖高邊也皆有邊義新附云涯水邊也水至

於邊則無水矣是涯爲水之止境

許書收韓子而無涯字疑脫文 荅曰水之以涯其無水者也

富之以涯

先慎曰乾道本富上有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上以字今據刪

其富已足者也人

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乎

先慎曰亡讀爲忘謂欲富無厭故忘其涯也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

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

無玉字

因佯失而毀之負其百金

孫詒讓曰負其百金者謂債其值百金負猶後世言陪也

外傳子路之語

魏書刑法志云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

十通鑑宋紀胡三省注云備陪償今人多云陪備負陪聲近字

通陪今俗作而理其毀瑕得千溢焉

顧廣圻曰今本溢作溢誤先慎曰御覽引作得十

鑄焉 事有舉之而有敗而賢其毋舉之者負之時也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眾駟妬之因曰臣能擿鹿

盧文弼曰擿音竅旁擊也

見王王爲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眾駟妬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

先慎曰左哀十六年傳楚公孫朝帥師伐陳杜注子西子此言公子當卽公孫朝

人送之曰晉強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爲丈人破晉

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

先慎曰公子方伐陳丈人卽爲廬於南門之外較公子所說

爲更易矣

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句踐也爲人之如是其易也已獨

何爲密密十年難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

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

三蟲食麋相與訟

先慎曰各本無食麋二字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有今據補

一蟲過之

先

慎曰御覽引過作遇

曰訟者奚說三蟲曰爭肥饒之地一蟲曰若亦不患

臘之至而茅之燥耳

先慎曰說文臘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詩汝墳釋文楚人名火曰燥耳讀爲耶言

若不患臘祭之日至而人之燥以茅耶

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噉其身而食之

御覽引作身是今據改。彘。人乃弗殺。首至此藏本脫。

蟲有蠅者

或作

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

先慎曰乾道本蠅作就爭下

無食字齕下有也字遂相殺下無也字有因自殺三字盧文弨云蠅蚘皆非據顧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蠅爭下脫食字顏有張本同齕下也字衍遂相下食因自三字衍俱依顏改下蠅字當併改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蠅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蠅王渭云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蠅也藏本爭下有食字先慎案御覽九百五十一引正作蠅字爭下有也字是也今據改。

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

皆蠅類也。

先慎曰乾道本蠅作就說見上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則寡非矣

公子糾將爲亂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

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爲亂乃使魯人殺之

公孫弘斷髮而爲越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爲昆

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爲人用兵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

有與悍者鄰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矣

先慎曰乾道本滿下有

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盧文弨云下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八字從凌本刪先慎案八字涉下文而複衍顧廣圻謂也當作矣是也御覽一百八十引無也遂子姑待之荅曰吾恐其以我滿去之故曰勿之八字今據刪貫也遂去之先慎曰乾道本脫之字盧文弨云之字張凌本有先慎案御覽引有之字今據補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恆曲爲曲直爲直先慎曰數句當是子西對子貢言孔子二字疑子西之誤子貢導其釣名子西曰寬哉不被於利何必釣名絜哉民性有恆謂我有恆性無庸導也恆性若何曲者則爲曲直者則爲直此其恆性也皆子西對子貢之言下直於行者曲於欲卽指

子西曲爲曲直爲直之語此孔子聞之而先慎曰各知其不免也今誤子西爲孔子義不可通孔子曰本同孫星衍孔子集語引此云宋本提行誤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故曰直於行者曲於欲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珮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先慎曰孟子趙注振揚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趨

顧廣圻曰趨魏策作肖按又作霄皆同字

謂宮他曰爲我謂齊王曰以齊資

我於魏請以魏事王宮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公不如曰以王之所欲臣請以魏聽

王齊王必以公爲有魏也必因公

先慎曰策作必資公矣

是公有齊也因

以有齊魏矣

顧廣圻曰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

白圭謂宋令尹曰君長自知政公無事矣今君少主也而務名不如令荆賀君之孝也則君不奪公位而大敬重公則公常用

宋矣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

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

先慎曰乾道本先

作相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先慎案作先者是今據改

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

白國人果弑君小白先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

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

先慎曰乾道本秦

上有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先慎案養字涉上下文善字而誤衍此與上巫咸雖善祝對文不當有養字今

據各本刪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

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先慎曰御覽八百二十八引虜作傭裘作衣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歷融犒於荆師。顧廣圻曰未詳左傳云

覽三百三十八引作吳荆將軍曰。先慎曰乾道本荆作而顧

使沮衛獻蟲蠹於荆師縛之殺以鼙鼓問之曰汝來卜乎荅曰卜卜吉乎曰吉。先慎曰乾道

本無乎曰吉三字顧廣圻云藏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鼙鼓其何

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作欲盧文荅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

人來也固視將軍怒。盧文昭曰人凌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

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爲

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

臣鼙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

因不殺也

知伯將伐仇由

顧廣圻曰戰國策作公由注或作仇首史記

樗里子傳作仇首者酋之誤本書說林上篇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篇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酋夙公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臨淮有公猶縣漢書地理而道難不通

先慎曰呂氏春秋作而無

乃鑄大鐘遺

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曰

顧廣圻曰曼呂氏

春秋作蔓先慎曰枝御覽

五百七十五引作之下同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

以來卒必隨之

先慎曰乾道本必作以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先慎案御覽引正作必

今據

改不可內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轂而驅

至於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顧廣圻曰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先慎曰御覽引作十月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謂荆王曰夫越破吳

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

師與分吳。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盧文弼曰以張凌本作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

從越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

顧廣圻曰說苑權謀篇云遂取東國

以賂之

荆伐陳。

先慎曰說苑指武篇云楚莊王案倚相子期與莊王不同時

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

十日夜星。

顧廣圻曰說苑指武篇云雨十日十夜晴按星正字作姓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集韻有姓晴曜三文

先慎曰姓星疊韻古文本通用星毛詩星言夙駕韓詩云星者精也精今晴字漢書天文志孟康注曜精明也韋昭注精清朗也郭璞爾雅釋天注曜雨止無雲也是曜姓精皆今之晴字而詩作星與本書同明古文通用星字

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陳陳未

成也而吳人至見荆陳而反。

先慎曰御覽十引陳作有戒

左史曰吳反覆六

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貪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

之遂破吳軍

韓趙相與爲難韓子索兵於魏

王謂日子字衍策無孫詒讓存韓篇亦云書言韓子之未

可舉則子字似非衍先慎日子

字不當有存韓篇亦誤孫說非曰願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

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

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乃皆朝魏

。顧廣圻曰構策作講按構講同字

齊伐魯索讒鼎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審已篇新序節士篇云岑鼎

魯以其鴈往齊人曰

鴈也魯人曰眞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

。顧廣圻曰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

吾

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也君曰

我愛之

。先慎曰各本之下有信字俞樾云信字衍文君曰我愛之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

信字則義不可通先慎案俞說是御覽四百三十引正無信字今據刪

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韓咎立爲君未定也弟在周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綦母恢曰不若以車百乘送之得立因曰爲戒不立則曰來效賊也

。先慎曰效致也咎爲韓君以兵車爲其弟之戒否則咎爲韓賊則以兵車致賊於韓也

靖郭君將城薛

。先慎曰乾道本君下有曰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先慎案無

日字是御覽一百九十二引正無曰字今據刪

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毋爲客

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願爲寡人言之荅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能絰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盧文弨曰城上不字衍齊策無顧廣圻曰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先慎曰此當各

依本書輒乃輒之譌本書輒輒多互亂御覽一百九十二引乃不城薛蓋不審輒爲輒之誤而誤刪之也

荆王弟在秦

先慎曰說苑權謀篇云楚公子午

秦不出也中射之士曰

先慎曰御覽

八百十引射作尉

資臣百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荆王

弟在秦秦不出也請以百金委叔向叔向受金而以見之晉平

公曰可以城壺丘矣

先慎曰乾道本壺作壺今據趙本改下同說苑正作壺左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

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注瓠丘晉地河東東垣東南有壺丘

平公曰何也對曰荆王弟在

秦秦不出也

先慎曰御覽無也字

是秦惡荆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若

禁之我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彼如出之可以得荆彼

不出是卒惡也必不敢禁我城壺丘矣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

公曰爲我出荆王之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荆王大說以鍊金

百鎰遺晉

顧廣圻曰藏本鍊作鍊鎰作鎰按作溢是也鍊當作鍊鍊鍊同字也先慎曰御覽同藏本誤不可從惟

南子云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以百鎰鍊金遺晉語自可通毋庸改字

闔廬攻郢戰三勝問子胥曰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者一飲而止則無逆者。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近之誤十過篇云不可遂又云子其使遂以其不休也不如乘之以沈之

鄭人有一子將宦

先慎曰說難篇鄭作宋

謂其家曰必築壞牆是不善人

將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爲智

先慎曰以上當有

其家二字說難篇作其家甚智其子

以巷人告者爲盜

觀行第二十四

盧文弨曰藏本卷八起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

無見疵之罪

先慎曰各本鏡上有故字涉上文而衍藝文類聚七十御覽七百十七初學記二十五引並無故

字今據刪

道無明過之惡

先慎曰各本惡作怨藝文類聚御覽初學記引作惡今據改

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章以

自緩

先慎曰各本自緩作緩已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三百七十六引緩已作自緩已案自字是佩章以自緩與佩絃

以自急文法正同已字誤衍御覽四百五十九意林引並作自緩無已字今據改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

弦以自急

先慎曰治要安作闕說見難言篇意林心作性是故以有餘補不足

先慎曰張榜

本無有字盧文弨云脫張凌本有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先慎案藝文類聚二十三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以上有能字是類聚御覽並有有字

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

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眾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

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

生故勢有不可得

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凌本作勢先慎案治要正作勢今據改

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

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

先慎曰治要朱作婁下同

非百步近而眉睫遠

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

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

先慎曰此言因其可得之勢求其易行之道也即承上勢不便道不可

而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

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聖賢之撲淺深矣

盧文昭

曰賢聖舊例今從張凌本撲作撲

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

烏獲之不能自舉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獲下脫之字張凌木有今據補

賁育之不

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

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

非譽。

先慎曰非讀爲誹

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

危道一曰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法之外。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斲作

斷按此有誤未詳先慎曰法疑作繩大體篇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孤憤篇必在繩之外矣是其證

三曰利人

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於顧廣圻云

藏本今本於作之今據改

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

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

也。

盧文弨曰凌本無不重死則令不行也八字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

世使人樂生於爲是愛身於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

立。

盧文弨曰常張凌本作長

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

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

法若饑而食

盧文弨曰饑當作飢下同

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

於竹帛

盧文弨曰凌本寄下有治字先慎曰治字衍文理治也

其道順故後世服

先慎曰句絕

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先慎曰乾道本作令使人去饑寒盧文弨云從凌本增改作今使人饑寒去衣食

先慎案盧校是今依改顧廣圻謂作今者誤以令字屬上讀非雖賁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

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則作雖誤先慎曰盧

文弨云張凌本亦作則

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

先慎曰既盡而猶索之故下以賁

對無有則輕法

先慎曰乾道本無無有二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先慎案顧說是

也今據藏本今本補二字

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

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

先慎曰其字當爲甚之殘闕字甚病與危國相對爲文明其爲甚之誤

下云甚病之人利在忍痛作甚字卽其證

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

先慎曰忠言也刺

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

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

先慎曰謂以拂耳之言爲福也。

忍

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

顧廣圻曰七字爲一句。

壽安之術也病

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

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

比干。

先慎曰盧文昭拾補改身爲臣顧廣圻云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爲田成不

當責其臣之身使爲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先慎案顧說是

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

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

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

顧廣圻曰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先

慎曰道藏本今本

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

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眾寡故齊萬乘

也

盧文弨曰齊下脫故字張凌本有先慎曰齊下不當有故字張凌本誤

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

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

先慎曰此指田成而言

殺天子也

文弨

曰凌本作以成其篡弑也顧廣圻曰故臣得奪主句絕殺當作榮形近之誤桀字遛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割偃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偃以天性剖背是其證矣先慎曰顧說是凌本不得其義而改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爲貴誅於無罪使之耳

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爲是

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僞下有爲字先慎案

詐僞爲是天性爲非相對成文有爲字者是今據補

天性爲非小得勝大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大下

有矣字誤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而不亡於遠者無有

先慎曰乾道本而作正

盧文弨云凌本正作而顧廣圻云正字當衍先慎案顧說是今依凌本改趙用賢云近失正國之理也是據誤本而爲之辭不從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先慎曰乾道本道作遺顧廣圻云藏本今行而言明遺字形本遺作道先慎案下能立道於往古卽指道近而誤今據改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先慎曰御覽七百六十四引有民能立道於往古先慎曰乾道本往下有名字今據刪而垂德於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盧文弨曰其備足以必完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凌本無必字非法字疑衍

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先慎曰此當有脫字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先慎曰趙本皆作出是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中爲金石中爲金石卽心懷金石也此指上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而言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先慎曰乾道本不重赴谿而掇金五字據道藏本趙本補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

能取。先慎曰己不能禁責育得而故能禁責育之所不能犯

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愿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先

慎曰乾道本貞下有平字按平字涉下文而行今從趙本刪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

。先慎曰乾道本禍作耳顧廣圻云今本耳作禍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先慎案說文危在高而懼也故

危有高義文選七命注引論語鄭注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並云危高也此言人主雖於伯夷不妄取之高離法失人不能

禁止臣下終有田常盜跖之禍顧何也。先慎曰乾道本何說謬甚趙本耳作禍是也今依改作可今據趙本改今

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

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

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

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

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

先慎曰不失發乾道本作失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於下有字乾道

本發作廢

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

義也

而盜跖止

曰句絕

如此故圖不載宰子不舉六卿書

不著子胥不明夫差

王先謙曰此宰子謂齊簡公臣與田成爭權而死者蓋周世有二說或云闕止或

卽以爲孔子弟子宰我也六卿晉臣言無爭奪亡滅之禍故圖書不得而載著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

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

先慎曰拾補瞋作

與盧文弨云瞋張凌本作瞋先慎案

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

先

慎曰乾道本無於字顧廣圻云今本

而無扼腕聚脣嗟惜之禍

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

服虎而不以桺禁姦而不以法塞僞而不以符此賁

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桺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

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

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先慎案依上下文

當有今據補

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眾人不相謾也不恃比

干之死節

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獨字盧文弼云凌本無獨字今據刪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

恃怯之所能服

盧文弼曰恃凌本作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怯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

握

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

於如此

先慎曰如字衍

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

明於尊位必賞

盧文弼曰賞凌本作法

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

職通責育之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

不以死易生惑於盜跖之

貪

王渭曰惑字有誤

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

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

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

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先慎曰不兼官也而莫懷

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

患。盧文弨曰馬陵本作矯王先謙曰凌本非也馬服謂趙括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

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先慎曰乾道本爭下有訟字盧文弨云訟字

秦本無顧廣圻云訟字衍此涉下句而誤先慎案飭令篇亦無訟字今據秦本刪爭訟止技長立則彊

弱不殫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任心治。先慎曰各本無任字御覽八百三十引心上有任字是下去規矩而妄意度妄意度與

任心治相對爲文明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先慎曰御覽

此脫任字今據補引妄作委治要無度字均誤解老篇妄作忘說詳彼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

王爾不能半中

王先謙曰王爾巧工淮南子王爾無所錯其剗剗先慎曰中音丁仲反

使中主守

法術拙匠執規矩尺寸

先慎曰各本執作守治要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引並作執

則萬不

失矣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矣作一

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

萬不失

先慎曰治要守上有而字

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

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

先慎曰此宋康王事安危篇云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是也

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

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

耳

顧廣圻曰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

以法教心

顧廣圻曰此教字誤未詳所當作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

先慎曰乾道本行下有之字知之下無心字顧廣圻云

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字按依上文當刪補今據改

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

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先

安危篇云一日斲削於繩之內二曰斲割於繩之外是也因攢而縫。俞樾曰攢字無義當作替荀子賦篇替以爲父楊倞注替形似箴而大是替亦箴類故曰因替而縫也說文金部錯可以綴著物者替卽錯之段字亦或作摺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摺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摺傳寫因誤爲攢矣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君作居按君字誤下盡忠而

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

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

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

謂一身兩役也

故明主除人臣之

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

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

長輕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

數以德

追禍

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

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爲而罪不及則私怨生

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立顧廣圻云今本立作生按立字

譌今

據改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

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

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

先慎曰乾道本則燕不用而不提行今依趙本

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

魯見

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爲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而妄發雖中小不巧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釋法制而妄怒

雖殺戮而姦人不忍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舜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

先慎曰德極萬世矣蔽當作被

夫人主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不塞隙穴而勞力於赭堊暴雨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爲人

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

先慎曰見說林上魯穆公條

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務而自生

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盧文弼云則下脫不字凌本有先慎

案治要有不字今據補

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

勢位則不進而名成

先慎曰各本進上有推字案推即進字誤而衍者治要無今據刪

若水之

流若船之浮守自然之道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谿

先慎曰乾道本下作則干作十盧文弼云則字凌本作而下二字十張凌本作干先慎案意林則作下

十作千
今據改
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爲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

堯爲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

失船則沈。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引兩船字並作舟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先慎曰

乾道本鈞作金無而字盧文弼云金藏本作鈞先慎案上文作鈞明鈞者是而字脫據藝文類聚七十一白孔六帖御覽七百

六十八引改補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

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其載之故安眾同心以共立之故尊

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

成名實相持而成。盧文弼曰尊主下馮校添以尊二字持張本作待王渭曰當衍一主字先慎曰王說是

持字御覽三百七十引作須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

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

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右左互易故曰至治

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軍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

有餘巧便於事

○先慎曰乾道本無便字顧廣圻云易字當衍今本巧下有便字誤藏本無先慎案有便字是

此二文相對顧氏以上易字爲衍故下不應有便字改從今本

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

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者

也

○盧文弨曰張凌本無者字

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

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眾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

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

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

○先慎曰乾道本名作明顧廣圻云藏本明作名王渭云文選

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今據改

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

○顧廣圻曰藏本同

今本名

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

。盧文弨曰孫詒穀云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作古之人君大體者先慎曰治要御覽四百二

十九引與本書同選注誤不可從

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

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

。先慎曰御覽引智作欲

不以私累己

。先慎曰治要私作心

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

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

之內

。先慎曰用人篇云隨繩而斷是也

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

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

人故至安之世

。先慎曰乾道本至上有致字顧廣圻云今本無致字先慎案致卽至字誤而複者改從今本

法如朝露純樸不散

。先慎曰乾道本樸作撲今從趙本改

心無結怨口無煩言

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

雄駿不創壽於旗幟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

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

操鉤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鉤作鈞誤

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

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少不可

可

盧文弨曰少陵本作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上不天則下不徧覆心不地則物不畢載

先慎曰乾道本畢作必今據治要改作

畢

太山不立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富故

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厯心於山海而國家富

先慎曰治要厯作

措

上無忿怒之毒

先慎曰治要毒作志注云志作毒

下無伏怨之患

先慎曰治要注怨

舊作愆
改之

上下交順

先慎曰乾道本順作撲盧
文昭云撲凌本作順今據改

以道爲舍故長

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集解卷第八終

韓八

三

韓非子集解卷第九

長沙王先慎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於七術所察也六微

先慎曰卽內儲說下

七術一曰眾端參

觀端直也欲求眾直必參驗而聽觀也。先慎曰注誤方言十

記中庸執其兩端詩載驅序箋故猶端也疏竝云端謂頭緒也此謂頭緒眾多則必參觀否則誠不得聞而爲臣壅塞矣若訓

爲直則與下文不合

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

專聽一理

必有失責下不一能則不明。先慎曰責下謂責臣下專司之事下云責下則人臣不參是也往未明晰

五曰疑詔

詭使

疑危而制之誦詭而使之則下不敢隱情。先慎曰乾道本注詭而下衍同字今從趙本刪

六曰挾知

而問

先慎曰下文知作智字同

七曰倒言反事

或倒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

此七

者主之所用於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

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先慎曰乾道本連上盧文弼云本提行今據改

聽有門戶則臣壅塞

其聽有所從若門戶然則爲臣所塞。先

本作壅先慎按

趙本注其作各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

侏儒夢竈言竈有一人

公偏聽子瑕。先慎曰乾道本無在字顧廣圻

云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句例當補改從今本

哀公之稱莫眾

而迷

公言謀事無眾故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

故齊人見河伯

齊王專信一人故被

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

惠子言君之謀事

誑以大魚爲河伯

稱不疑則雷同朋黨故曰亡其半此上五說皆不

其患在豎牛

之餓叔孫

叔孫專聽豎牛故身

而江乙之說荆俗也

荆俗不言

公得以爲亂

先慎曰乾道本乙作乞下同顧廣

嗣公欲治不

圻云藏本乞作乙是也

先慎案策正作乙今據改嗣公欲治不

知謂不知治

故使有敵

恐其所貴臣妾擁已故更貴臣妾以敵

也

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

積鐵爲室盡以備矢則體不傷

而察

一市之患

雖一市之人言市有虎猶未可信況三人乎。

先慎曰乾道本注虎上衍之字今從趙本刪

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

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

董子至石邑象深澗以立法故趙國治也

與子產之教游

吉也

子產教游吉令法火以嚴斷先慎曰趙本注火誤作吏

故仲尼說隕霜

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

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

而殷法刑棄灰將行去樂池

將行以樂池不專任以刑賞之柄故去之

盧文弨曰注將行一本有官名二字

而公孫鞅重輕罪

公孫鞅以謂輕罪尚不能犯則無由犯重罪故

先重

是以麗水之金不守

竊麗水之金其罪辜磔猶竊而不止則有竊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也

先慎曰守當作止註不誤

而積澤之火不救

魯之積澤火焚而人不救則以不行法故也

成歡

以太仁弱齊國

成歡後作謹荀子解蔽篇作戴謹顧廣圻曰說成歡後作謹荀子解蔽篇作戴謹顧廣圻曰說

歡作驩驩歡同字先慎曰歡驩驩三字古通用禮記樂記鼓鞀之聲謹注或爲歡驩爲馬名本字孟子驩如荀子大略篇夫婦

不得不驩皆以驩爲歡樂字驩歡謹音義並同故通用春秋文公六年晉侯驩公羊作謹史記作歡是其證荀子楊注引成作

戴誤說

卜皮以慈惠亡魏王

卜皮以魏王慈惠知其必亡其身也。盧文弨曰注上其字一本無

見下

先慎曰乾道本注

管仲知之故斷死人

脫知字今從趙本

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

葬不用命者戮其尸

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嗣公亦知國富必罰有胥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

謾欺也。先慎曰乾道本用下有也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字先慎案無

也字是也下不用與下輕死句

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

法一律不當有也字今據刪

獸鹿唯就薦草猶人臣之歸恩厚也

故越王焚宮室

焚其室者欲行賞罰於救

火以驗人

而吳起倚車轅

賞移轅者欲示其信而不欺也

李悝斷訟以射

欲人之善

射故其斷訟與善射者理也

宋崇門以毀死

崇門之人居喪而瘠君與之官故多毀死者也

句踐知

之故式怒龜

句踐知勸賞可以詔人故式怒龜以求勇。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之

字先慎案有者是也今

昭侯知之故藏弊袴

先慎曰弊

厚賞

據補注趙本詔作招

今本作蔽誤

之使人爲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拾蠶握鱣而不
惜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俞樾曰是以效之當作
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
人人爲賁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
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
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荀子正論篇故
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
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
謂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賞譽三

一聽則愚智不分

直聽一理不反覆參之則愚智不分

責下則人臣不參

下之材能一一

責之則人臣不得參禱

其說在索鄭

魏王以鄭本梁地故索鄭而合之不

一聽之過也

與吹竽

混商吹竽是不責下也故令得參

其患在申子

之以趙紹韓沓爲嘗試

申子爲請兵先令趙紹韓沓嘗韓君知其意然後說終成其私也。盧文弨曰

注申子爲下脫趙字先慎曰趙紹韓沓國策作趙卓韓

故公子汜議割河東

韓王欲河東以構三國此

非計也公子汜激君行令。盧文昭曰注韓王欲下脫割字。王從之此上二事皆一聽之患也。先慎曰注謀下脫弛字。

而應侯謀弛上黨

應侯謀上黨亦非計也秦

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

謂人數見於君或復久待雖不任用外人則謂此得主之意終不敢

爲姦如鹿之散。顧廣圻曰姦則鹿散四字爲一句使人問他則不驚私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人不敢驚其私矣舊猶售而警之而戴謹詔視輜車

是以龐敬還公大夫

謂使此雖知其爲姦故還大夫

而警之

而戴謹詔視輜車

戴謹欲知奉筭者更使視輜車

周主亡玉簪

周主故亡玉簪以求

神明之

商太宰論牛矢

太宰詭論牛矢以求聽察之名也

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

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雖不智者莫不皆智也。趙用賢曰言挾己之智而問

則自多其智故不智者反得以用其欺是不若深知一物則智有所積而眾隱皆變爲顯也乃與下事相合注非顧廣圻曰智

讀爲知下同深智一物眾隱皆變於一物智之能深則眾隱伏之物莫不變而露見。先慎曰乾道本

注於下有伏字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佯亡以故必南

門而三鄉得實。必審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之犯者皆得其情周

主索曲杖而羣臣懼私得曲杖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史便

文昭曰注陰情諷陰懼先慎曰事當作使下文卜皮爲縣令其

御史汗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史陰情

正作使字注作使庶子是也謂愛御史亦誤卜皮使西門豹詳

遺轄謀遺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盧文昭曰注

詳譌作謀顧廣圻曰說詳作佯詳佯同字

挾智六

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爲其故陽山謾

謾爲謾謾賢知君疑也。先慎曰乾道本謾作謾顧廣圻云陽

豎山當倒詳後藏本今本謾作謾先慎案謾字是下文亦作謾

此誤今淖齒爲秦使詐爲秦使齊人欲爲亂佯逐所愛令子之

據改知君惡已

以白馬

謬言白馬以

子產離訟者

分離訟者便

嗣公過關市

知

者之輸金便得聽察之稱。先慎曰注聽字當作明下文而以嗣公爲明察是其證

倒言七右經

一作傳一下倣此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

先

難四篇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

先慎曰乾道本踐作賤盧文弨云賤凌本作

踐先慎案作踐是今據改難四篇作淺亦誤

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爲見公也公怒

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

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

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

人君兼燭一國

先慎曰乾道本國

下有人字盧文弨云凌本無下人字先慎案人字涉下文而衍難四篇無人字是其證今據刪

一人不能擁也

一人不能擁君之明

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

則後人無從見矣

一人煬則蔽竈之光故後人不見之

今或者

一人有煬君者乎

此譏彌子瑕專權蔽君之明也。先慎曰乾道本注也作乎盧文昭云一本無上者字注

平字謄本作也今據改

則臣雖夢見電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

舉事不與眾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

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何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故下

有何字

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

一人知

不知則得再三詳議

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

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

舉國既化爲一則不得論其是非也。先慎曰趙本注不

作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

境內之人亦與季孫爲一故問之無益。先慎曰乾

道本猶下有之人二字顧廣圻云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先慎案之人二字涉上文而行今據刪

一曰廣圻

日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日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

晏嬰子聘魯

凌本無嬰字

哀公問曰

王渭曰晏子春秋哀作昭

語曰莫三人而迷

舉事不與

三人謀必知迷惑也。先慎曰注知字衍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

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

爲眾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

氏之私。先慎曰謂眾口同聲也人數非不眾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先慎曰御覽八百八十二引大作水王何不試

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爲壇場大水之上。先慎曰乾道本乃作遇拾補

作乃盧文昭云乃字脫張本有顧廣圻云藏本遇作乃今本無

俞樾云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

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

爲乃字屬下讀趙本並刪乃字均非其舊先慎案下遇字爲乃

字之謬乃與迺同爾雅迺乃也俗作迺與遇字形相近乾道本

因譌作遇趙本從而刪之惟道藏本張本不誤讀當於之字絕

句迺字屬下讀請使王遇之使字卽有與之意既言使不得復

言與且下文爲壇場大水之上上無迺字則文氣不接俞說非

也御覽引正而與王立之焉有閒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作乃今據改人言故

有斯
弊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偃兵

以齊
荆爲

援則秦韓不敢加
兵故兵可偃也

二人爭之羣臣左右皆爲張子言而以攻齊

荆爲利而莫爲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爲不可攻齊

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

先慎曰言字不
當有涉下文而行

先生毋言矣攻

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爲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

荆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爲利是何智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

誠不利

先慎曰乾道本不下有可字顧
廣折云藏本今本無可字今據刪

一國盡以爲利何愚

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

有疑然
後謀

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

不可者半

若誠有疑則
半可半不可

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

無致疑
之人故

亡其
半

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

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田成
趙高成其篡殺者無人疑故也

先慎曰乾道本纂上
有言字今依趙本刪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
有子曰王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王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
環王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王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王於君
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王固已數見於君矣

先慎曰乾道

本壬上無豎牛曰三字顯廣圻云今本有豎牛曰三字今依補

君賜之玉環王已佩之矣叔孫

召王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王王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
殺之叔孫爲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
爲請又欺之曰吾已爲爾請之矣

先慎曰乾道本已爲二字作以字顯廣圻云載本以上

有爲字今本作已爲先慎案此與上文吾已爲爾請之矣句法一律作已爲者是也御覽五百七十五引正作已爲今據改

使兩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
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
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
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
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先慎曰乾道本無因字死作殺盧文弼云殺一本作死顧廣圻云藏本今本
不上因字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
今據增改而奔齊先慎曰事見左昭四年傳彼言仲王奔齊此謂孟丙左氏記當時事韓子傳聞故不相符夫聽所
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僂此不參之患也

江乙爲魏王使荆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

內聞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

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庶無危乎不言人惡則白公得成其姦謀故危也。顧廣

圻日藏本今本無庶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先慎曰君當作公嗣公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爲君非此書未入秦作必不從秦所貶爲稱且上經嗣公欲

治不知不作君是君當爲公之重如耳愛世姬。顧廣圻曰荀誤荀子王道篇注引此正作公

按世泄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也。先慎曰荀子注乃貴同字

薄疑以敵如耳。先慎曰乾道本敵下有之字盧文弨云之字衍凌本無先慎案張榜本無荀子注引亦無之

字今尊魏姬以耦世姬。先慎曰荀子注魏姬作魏妃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

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貴賤不得與貴議也。先

貴者也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於與上議也。盧文弨曰凌本舊注誤作下偏上但注不如此先慎曰必字衍文賤

議貴下坐上均承上夫不使來坐卽商君告坐之法不使下坐

上者不使下與上告坐也八說篇明君之道賤得議貴下必坐

上不待勢重之鈞也此與八說相反故云不使賤議貴下坐上

凌本不知必字之誤而改必坐爲偏得其意而失其眞矣注不

可讀盧氏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則

據之亦非

是益樹壅塞之臣也。

兩受共謀爲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衛

嗣君

之壅乃始。

先慎曰言乃自此始

夫矢來有鄉。

鄉方也有來從之方

則積鐵以備一鄉。

謂聚鐵於身以備一處卽甲之不全者也

矢來無鄉則爲鐵室以盡備之。

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

備之則

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言君亦當盡敵於臣皆所

防疑則姦絕也。先慎曰趙本注所下有以字盧文弼云注以字衍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

顧廣圻曰魏策恭作葱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

縣令也當是一人先慎曰事類賦二十引恭作共古字通用

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

信之乎曰不信。

先慎曰御覽一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七八

同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

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

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先慎曰事類賦引見作入

二董闕于爲趙上地守

先慎曰藝文類聚九又五十四御覽卷六十九又六百三十八引闕作安案

二字古通說見難言篇

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牆

先慎曰各本見深澗作澗深今據藝文

類聚御覽引改

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無旁字

曰人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

慎曰各本盲作癡今據文選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改藝文類聚御覽引盲作狂亦誤對曰無有牛馬犬

彘嘗有入此者乎

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牛上重有字案有當爲曰之譌此脫上文正有曰字即其證藝文

類聚上曰字亦作有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太息曰

先慎曰拾補太作大

吾能治

矣使吾法之無赦

先慎曰乾道本法作治盧文弨云治張凌本作法顧廣圻云藏本治作法王渭云文選

注引作吾法無赦也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並作法今據改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

犯也何爲不治。先慎曰各本句未有之字盧文弨云文選注引句上有又字無之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引亦無之字今據刪

子產相鄭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

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

先慎曰

乾道本無故字盧文弨云故字脫藏本有先慎案此與上文句法一例有故字是今據增

子必嚴子之刑

先

慎曰乾道本刑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今據改

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

文弨曰游吉不忍行嚴刑

先慎曰乾道本作游吉不肯嚴刑故字衍

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翟澤

盧文弨曰今左傳作翟符之澤唐石經初刻翟作翟李

義山詩直是減翟莆萑乃萑之省文先慎曰詩小弁萑葦淠淠韓詩外傳作萑是萑爲今文萑爲古文也將遂以爲

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

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

王先謙曰此所謂不修春秋也

冬十二月

實霜不殺菽

顧廣圻曰春秋經僖公三十三年菽作草先慎曰菽當作草下云草木猶犯干之承此而言明菽

爲草之譌周之十二月卽今之十月不應有菽且菽亦不得言可以殺也前經注引正作草明注所據之本尙未誤何爲

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

實

顧廣圻曰藏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

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

乎

人君失道人臣凌之者宜。盧文弨曰藏本人君作君人倒

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

先慎曰初學記二十引刑字在者字下

子貢以爲重問之

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

灰塵播揚善掩人者也。先慎

曰初學記引掩作播

掩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

因鬪相殘傷此殘

三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

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

先慎曰行之所易

即去其所易也行猶去也之猶其也下
公孫鞅章正作去其所易雖讀爲雇 一曰殷之法棄灰于公

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

毅酷

也 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

爲易故行之

先慎曰不關所惡謂不入斷手之法也書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注關猶入也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爲將行

將主行道之人以爲行位。先慎曰乾道本能下有字願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有字今據刪 中道而亂樂

池曰吾以公爲有智而使公爲將行

先慎曰依上文智下脫能字

今中道而

亂何也客因辭而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

顧廣圻曰藏本日藏本同

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字

而利足以勸之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之誤人

故能治之

今臣君之少客也

言在客之少也

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

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爲

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得作能誤

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重罪二字

顧廣圻曰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先慎案重罪二字與下小過相對今本有是也今依增

而小過者人之所

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

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

今重罪輕罪避故能無罪而不生亂也

一曰公孫

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不犯輕自然無重罪也。俞樾曰不至當

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也商子說民篇曰輕者不生是其證

是謂以刑去刑

以輕刑去重刑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

於市甚眾壅離其水也

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顧廣圻曰離讀爲離俞樾曰此言辜磔其人

而棄尸於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

言辜磔者之多也據下文云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

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氏讀離爲離此亦不得其解而強爲之辭先慎曰俞說是采金之禁句得謂獲其人也而竊辜磔於市而猶則也

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

言犯罪者不必一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幸其免脫而輕犯重罪

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子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爲也夫有天下大

利也猶不爲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

死則天下不爲也

。盧文弨曰凌本則字作雖子之三字疑以意改王先謙曰不必得三字當在也字下文

誤倒耳天下上奪有字以文義釋之如此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火勢南靡故曰倚也

恐燒國哀公懼自將眾

趣救火

。先慎曰乾道本趣作輒火下有者字俞樾云輒當作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謂火田也哀公實

親在其間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公懼自將眾趣救火也趣誤作輒蓋以形似之故又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並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先慎案趙本輒作趣藝文類聚八十御覽八百六十九初學記二十引並作趣無者字今

據改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

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

尼曰事急不及以賞先慎曰事急不及以賞謂事急不及與

射儀箋注並云以猶與也藝文類聚御覽引賞作罰是不知以

有與義而妄改下云請徒行罰則此何得謂事急不及以罰乎

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罰先慎曰乾道

圻云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先慎案藝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文類聚御覽引並作請徒行罰今據改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

遍而火已救矣先慎曰趙本令下未遍作令未下遍

成驩謂齊王曰藝文類聚初學記引正作令下未遍

蓋爲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

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

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

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

王謂曰安下當有所字

對曰王太仁於薛公

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

太仁則縱之驕奢不修德義眾必輕之故

威不得重也。先慎曰此謂齊王不裁抑薛公則大臣得無重乎無猶得無也古書多如是士喪禮筮宅辭曰無有後艱鄭注得無後將有艱難乎又卜葬日辭曰無有近悔鄭注得無近於咎悔乎是其證韓子一書皆不欲大臣重於君故孤憤一篇則曰人主愈弊大臣愈重再則曰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權即重也職觀義又曰萬乘之患大臣太重此即其義注謂威不得重失其旨矣下文云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者即八姦篇所謂爲人臣者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則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

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之意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

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

先

慎曰趙本

內作外誤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

盧文弨曰對藏本作問

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先慎曰上兩卜字今局本均作十誤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先慎曰各本幣作蔽御覽五百五十五又六百四十一八百二十引並

作幣今據改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

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衛嗣君之時。

先慎曰君當從經作公說見上

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

治病

魏襄王之后也。顧廣圻曰未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

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

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

左氏都邑名也

羣臣左右

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

先慎曰乾道本胥靡上無一字盧文弨云藏本有先慎案策

作贖一胥靡是有

王曰顧廣圻曰王當從宋衛策作君

非子之所知也夫治

無小而亂無大

若不治小者則大亂起也

法不立而誅不必

當誅而不誅故曰不必也雖

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

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

徒獻胥靡不取都金。先慎曰乾道

本注獻下有雖字今據趙本刪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

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如臣者

先慎曰若如同義如字涉上文而衍

猶獸鹿也

唯薦草而就

獸鹿就薦草人臣歸厚賞故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

先慎曰乾道本種上有文字盧文弨云凌本無文字先慎案藝文類聚五十四又

八十御覽六百三十

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

嚴而必君欲知之

先慎曰乾道本無知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欲下有知字先慎案藝文類聚御覽引有

知字今

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

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

引人作民下

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

先慎曰

死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先慎曰

降北作北

人之塗其體被濡衣而走火者

先慎曰各本無之字據藝文類聚引增

降誤倒

盧文弨云走張凌本作赴先慎案

御覽引亦作赴藝文類聚仍作走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

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

甚害田者

言小亭能爲田者害政當去之。盧文弨曰注政或是故

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

亭小故也。盧文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先慎曰事

詔曰甲兵藏本倒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

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賜之如令。先慎曰各本遂作還御覽二

遂今俄又置一石赤菽於東門之外。先慎曰各本無於字案

據改之外文法一律此脫於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

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先慎曰各本令下有大夫二字

六及七百七十五八百四十二初學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

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先慎曰各本宅上無上字案上

田上宅句法一律此不當省御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

之。覽事類賦引並有上字今據補

李愔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先慎曰藝文類

聚五十引人作民

下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

的所射質。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的

作中之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

先慎曰疾讀爲亟日夜不

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射也

先慎曰各本射上有戰字顧廣圻云戰射當

作射戰先慎案戰字涉上文而誤衍藝文類聚引無戰字今據刪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爲慈愛於親舉以爲官師

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爲愛之也而

尙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乎

君而無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

慮謀也。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依趙本提行

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黿

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

先慎曰御覽九百四十

九引氣作勇誤下文正作氣

明年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

先慎曰趙本明年下無

之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

譽於勇則人以頭獻。先慎曰乾道本譽作毀顧廣圻云藏本

今本毀作譽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先慎案顧說非也毀乃譽字之譌注不誤御覽四百三十七引正作譽今據一曰先慎曰乾道本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改行今依趙本

爲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

爲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

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盧文昭云脫藏本有今據補

是歲人

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

剄割也先慎曰此謂人有以自剄之頭獻者

故越王將復吳

而試其教

先慎曰乾道本越作曰吳作吾今依張榜本趙本改

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

者賞在火也

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賞故赴之不懼也先慎曰民當作人注不誤

臨江而鼓之使

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

兵也

盧文昭曰頭一本作頸

又況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進賢可以得賞又無水火

之難則人豈不爲哉其所不進賢者但不賞故也顧廣圻曰助當作勸盧文昭曰注但下脫君字先慎曰注所下脫以字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

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噏一笑

必憂其不善勸

其能善不妄爲也

噏有爲噏而笑有爲笑今夫袴豈特噏笑哉

噏笑尙不妄爲

況弊袴豈可以無功而與也

袴之與噏笑相去遠矣

先慎曰各本無相去二字今據御覽三百九

十二六百三十三引補

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子也

先慎曰各本故下有收字御

覽無今據刪

鱸似蛇

盧文弨曰已見前說林下篇此重出先慎曰此條見之於經說林誤重

鱸似蠋人見蛇則

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握鱸

先慎曰說林握作持

利之

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賁諸

鱸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賁諸之勇先慎曰乾道本賁諸作孟賁

注同案經及說林下篇並作賁諸明孟賁爲賁諸之誤今依張榜本改御覽八百二十五九百三十三引正作賁諸又案張榜

本依說林刪則忘其所惡五字不可從

四魏王謂鄭王曰

先慎曰鄭卽韓也說見說林上

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

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羣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

公子謂鄭君曰

先慎曰乾道本公上無鄭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公上有鄭字今據補

此甚易應

也君對魏曰以鄭爲故魏

先慎曰張榜本魏作梁

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

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宣王說之

廩食以數百人

廩給。先慎曰御覽五百八十一引粟食與三百人等北堂書鈔一百十引與此同

宣王

死湣王立

先慎曰御覽引湣作文誤北堂書鈔引與此同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

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

先慎曰御覽引嚴作嚴

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

疑已外市也

爲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先慎曰乾道本疑上有欲字盧文弨云下欲字張本凌本皆無今據

剛不則恐惡於趙乃令趙紹韓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許

之貌必有變動可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爲之請若許

得其思固以成不許終以爲之請矣亦不敢許其恩固趙之功也

三國至韓王謂樓緩曰谷秦王謂樓緩曰此見秦策三國攻秦入函

子池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國下有兵字此韓卽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王上當依策有秦字先慎曰顧

說是張本自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講謂國以下均脫

且與之後宣將復取事疑存終反復若講論故曰講。先慎曰策高注講成也案春秋時人謂之成戰國時人謂之講其義一

也春秋時多背成與戰國時多反復皆事後變計不可謂講字本有是義說文講和解也注說是非對曰夫割河

東大費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汜

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

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

又與之城是徒以三
城爲送此悔之辭
不講三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顧廣圻曰策

云三國入函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國入而韓必大舉王必悔曰

不獻三城之故也。盧文弨曰下王字衍注三國下脫入字悔曰

曰下脫吾字凌本皆有顧廣圻曰王當作之先慎曰盧說是玩

注說則所見之本尙無臣故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

王字注入字趙本亦脫

悔也。盧文弨曰策寧亡三城而悔無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

事斷定。盧文弨曰無危舊倒講

先慎曰策作無爲成陽而悔也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因梁鄭。先慎曰梁鄭卽魏

韓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施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棄一郡而已以臨東

陽則邯鄲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王拱

而朝天下。先慎曰後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其處

甚劇臣恐施之而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王曰必

煩劇雖欲施之恐王不聽

施易之矣

謂移易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顧廣圻曰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複出謂以地易上黨舊注全誤

五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

公大夫亦遣爲市立有

閒

先慎曰乾道本有作以顧廣圻云今本以作閒有先慎案御覽八百二十七引亦作有今據改

無以詔之卒

遣行

不命卒遣去俱不刪其由也

市者以爲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

無姦

大夫雖告以不命復亦不信故不敢爲姦。盧文弨曰注復字藏本作反凌本作返先慎曰御覽引注復作彼是也

戴驩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爲

我伺之

盧文弨曰荀子解蔽篇注引輜作輜下同伺作司古字

使人報曰

盧文弨曰荀注人作者不

見輜車見有奉笥而與李史語者有問李史受笥

遺伺輜車故實奉笥本令

何奉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而得之家

人之屋聞周主曰吾知吏之不事事也

不事於臣之事也。先慎曰乾道本知作之顧

廣圻曰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先
慎案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七引正作知今據改求醫三日不得

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於是吏皆聳懼以爲君神明也

商太宰

顧廣圻曰上文云戴驩宋太宰六微篇同說
林下篇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使少庶

子之市願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

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

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

屎

先慎曰屎經作失是也御
覽八百二十七引正作矢

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

懼其所也

先慎曰悚懼其所卽悚懼其知也下文吏以昭侯
爲明察皆悚懼其所卽悚懼其明察也所字卽承上

爲義禮記哀公問今之君子午其眾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

其所欲不用其養民之道是句
末所字承上文爲義之證

六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

先慎曰御覽三百七十引握作除佯作陽

求之甚急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

先慎曰意林作左右而取備之元昭注與此同是馬氏所見本已有異者

侯以此察左右之不誠。

割爪不誠。先慎曰乾道本以下無此字之下有臣字誠作割盧文弨云以下

脫此字張本有臣藏本作誠不誠字衍顧廣圻云藏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俞樾云割字涉注文而衍顧氏已訂正矣顧以誠不句絕非也誠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所見本未倒也下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偶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先慎案割字張榜本作誠是也上臣字藏本誤作誠耳臣字當衍盧顧誤從藏本故於下不誠二字未誤之張本而反訾之俞氏止知顧氏讀誠不之非而不審張本作不誠之是亦未見其能擇善而從也御覽引作以此察左右之不誠是其證今據刪改意林作以此察左右之虛實亦有此字虛實即不誠也明

爲馬氏所改

韓昭侯使騎於縣。

先慎曰乾道本連上趙本提行昭下無侯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昭下有侯字今據改

使者報昭侯問。

盧文弨曰藏本有之字

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

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

洩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固有令

先

慎曰乾道本令下有入字顧廣圻云今本無入字先慎案而吏入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固字藏本作同趙本作國並誤

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所而不敢爲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

先慎曰白孔六帖十四引主作王

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

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

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

吏乃皆悚懼其所以君爲神明

先慎曰此當作吏乃以君爲神明皆悚懼其所文義乃順後

人不明所字之義因移以君爲神明於所字下失之上文吏甚怪太幸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又以韓昭侯爲明察皆悚懼其

所句法一

例是其證

卜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

韓策云安邑之御史死

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

佯愛御史。盧文弨曰注下似當有之妾二字

先慎曰上經注云使庶子愛御史亦無之妾二字是注本作愛御史也其誤已詳上經注下

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

之家人屋間

先慎曰此下疑有脫文上經注云欲取清明之稱也當本此下說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膠豎以知之

膠豎王之所愛令僞

謗之必憤而言王之疑已也。盧文弨曰注令當作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爲證膠豎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難一篇皆云韓宣王謂膠畱也今本輒改爲衛謬甚

淖齒聞齊王之惡已也乃矯爲秦使以知之

王既不疑秦使必以情告。盧文弨

云藏本齊下有文字或潛作汶而脫其旁先慎曰乾道本重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不重也字先慎案也字不當重今據刪

張榜本此接前
下不提行誤

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王知逐所

愛則不疑其爲亂也。俞樾曰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云佯遂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證舊本之無走字先慎曰

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

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僞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顧廣圻曰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先慎曰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語極明顯不當倒不字顧說非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謂得

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盧文弨曰倒字後十一卷中作到乃古字此亦當同

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

先慎曰意林作關吏乃呵之

因事關

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

盧文弨曰與字衍意林作因以金與關吏乃剪截成文吏荀子王制注引作

市後亦同顧廣圻曰因事關市以金與句絕關吏乃舍之五字
爲一句王先謙曰因事關市句以金與關吏句關市蓋關吏之
從者與吏有別以情事論苛難之事吏不便自爲之故知有別
也此人僞事關市因緣得通關吏而與以金文自明顧後人失
其讀耳先慎曰荀子注謂關廣圻云荀子注引作賂之以金亦非元文謂關廣圻云荀子注引關公爲關吏曰
爲作召先慎案爲謂古通作爲不誤謂關廣圻云荀子注引某時有客過而所王渭
御覽八百二十七引爲作謂吏作市王渭與汝金而汝因遣之盧文弨曰荀開市乃大恐顧廣圻曰
市作吏誤楊市作吏誤楊而以嗣公爲明察顧廣圻曰此下今本有右傳
注引作市卷同此說也非傳

韓非子集解卷第九終